



杜詩

十五

園林
果實
池沼
舟楫
橋梁
烹飲

~18
884
16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十五

園林

果實附

古詩三首

律詩二十四

首

樂遊園歌

公自註晦日賀蘭揚長史筵
醉中作

園漢宣帝所立唐長安中大平公主於
原上置亭遊賞其地四望寬敞每上已

重陽士女於此被襖登高車馬填塞朝
士詞人賦詩翼日傳於京師

德宗時李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
中和節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

即是前此以正月
月晦日為節也

樂遊古園萃森爽

復而日萃昨煙綿碧草萋



長謝靈運詩公子華造勢最高字似

無秦川對酒平如掌地長安城西八十五

揚秦地皆高唯此最高謂置酒於原上遠眺秦

川如掌然也沈佺期長生木示真率

長安路詩秦地平如掌期長生木而生者蓋用之

以酌則始為真率也木飄脩長昔盧茂欽遇仙

女霞玉欲諧匹偶奈因緣未就霞玉恐茂欽

降人間不能逃生死遂以長生木飄與之曰

飲此可以延年也鄴中記長生木更調鞍馬

八九月生花色白子赤大如橡子更調鞍馬

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雷霆夾城仗

中芙蓉即蓮花雷霆謂奏樂之聲唐文宗開

元時築夾城自大明宮至曲江芙蓉園仗即

天子來幸之儀也時甫與揚長史更調鞍馬

挈榼持壺迤邐醉芙蓉夾閭闔晴開跌蕩

蕩應邵一作映閭闔天門也又天門開跌蕩蕩如

淳曰誅宗每遊幸從閭闔門列鼓吹車從直至

道故宮門開敞與樂遊相映帶也曲江翠

幕排銀榜蘇曰姚萇張翠帟繡簾掛金篆銀

眉沈炯林屋館記崑拂水低迴舞袖翻日揚

脩許昌宮賦緣雲清切歌聲上婉約有態

按曹植言華閣緣雲振林木響遏行云西京雜

記高帝令戚夫入歌出塞望歸之曲後宮齊
唱聲入雲霄夔曰秦魏二夫人皆設翠幕

舞袖銀勝侍天子宴賞以至歌聲清切却憶年

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甫遊此悲感

當年之樂離為此日之憂風物已非舊時數

華麗但觀碧草萋萋黍離之作與同意也數

莖白髮那拋得希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

白髮者乎百罰深亦不辭蘇語達自別江

即擲鏡鑷推夾盃聖朝已知賤士醜夔謂過

百罰席上曰不辭秦之醜士一物自荷皇天慈

惡也宋曰揚子曰秦之醜士一物自荷皇天慈

也賤陸機云玄冕無醜士一物自荷皇天慈

之宋曰江淹賦一物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

荏自詠詩

批每誦此結不自堪吾嘗墮淚於
物生育皆天之賜甫論房瑋不宜罷見黜得
不誅殛以遂餘生皆天子寬慈之賜甫以過
惡歸己不怨朝廷上詠詩遣懷其情為可憫
也

阻雨不得歸灤西甘林

為霖欲歸灤西宅阻此江

三伏適已過

為霖欲歸灤西宅阻此江
初庚為末伏王處之井驕陽化為霖夔曰

也雨三欲歸灤西宅阻此江浦深壞舟百板

坼師曰自此句以下叙阻雨舟峻岸復萬尋

篙工初一棄恐泥勞寸心批恐泥佇立東城

隅悵望高飛禽趙曰此言整襖西而阻於草

堂亂玄圃不隔崑崙岑夢弼曰崑崙玄圃蓋

可致以阻雨故也不昏渾衣裳外批昏渾曠

絕同層陰園甘長成時夢弼曰蜀都賦三寸

如黃金夢弼曰按集夔州即事詩有諸侯舊

上計厥貢傾千林夢弼曰謂諸侯上計簿于

唐志夔州貢柑橘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

客居暫封殖趙曰甘可用入貢以奉至尊非

無他苦於豪吏之侵奪故耳邦人既不重之

季武子曰敢日夜偶瑤琴批本不常著虛徐

五株態側塞煩曾襟焉得輟雨足杖藜出嶠

嶽夢弼曰嶠子切嶽驅音切甫阻雨不得

乎甘林也珠曰謝靈運條流數翠實夢弼曰

切計也謂計偃息歸碧潯夢弼曰潯徐心切

拂拭烏皮几趙曰謝眺詠烏皮隱几詩喜聞

樵牧音蘇曰郊說數日山行喜聞樵語牧唱

洗盡五年塵

土腸胃欣然倚驂臨水

父之而去矣憂曰張景陽令兒快搔背蘇
詩杖策循岸側時聞樵牧音
表安卧負暄頽簷頗覺和暢四
肢舒展令兒搔背甚快人意
憂曰甫欲得歸灑西拂鳥几而听樵牧之音
音脫簪搔背豈不快人意也哉以其阻雨未
得歸故思之也

甘林

鶴曰詩云捨舟越西岡必是自東
屯登灑西梁權道編在大曆元年

然詩中言貨豆實送王畿以添軍旅之
用蓋大曆三年吐蕃寇近畿子儀屯涇
陽京師戒嚴故又云戎馬
何時稀是秋公居東屯

捨舟越西岡

朱曰謝靈運詩入林解我衣慶
舍舟眺迥渚

曰甫寓居荆楚有甘林青芻適馬性慶
可入解衣以自遣適也

以就芻非獨人適其性也
好鳥知人歸修曰曹

鳥鳴高枝憂曰謂晨光映遠岫朱曰陶潛
鳥亦認主人而喜也

微謝玄暉詩夕露見日晞遲暮少寢食清曠
憲中列遠岫

喜荆扉朱曰荆扉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違

試問甘藜藿朱曰莊子未肯羨輕肥朱曰子
藜藿不糝

肥馬衣輕裘蘇曰梁資隱嵩山不仕友人勉
仕養妻子不致寒瘦資曰小君甘與吾笋蕨

同老未肯羨輕肥
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

補曰莊子蛇曰予動吾天機主自然也慶
曰遲暮謂晚年老為客不便故喜為荆扉

動適所欲無違吾山野之性雖甘藜藿亦不
羨輕裘肥馬蓋以喧靜出處之不同隨人性

樂之所 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非朱曰郭景純

榮未若托蓬萊蕭望之傳周公致白屋之士明朝步鄰里長老可

以依時危賦斂數舊史曰數色角切

未百寮上表以軍興急於糧餉請納職田以

助費十二月勅諸州科斂百姓致戶口凋弊

二年三月又稅青苗地田命御脫粟為爾揮

史府差使徵之可見賦斂之數朱曰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此言民雖

困賦斂猶能致意於賓客故曰可依也相

携行豆田秋花藹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

王畿題曰言豆雖結實而盡添軍旅用迫此

公家威戒賣豆物軍詩人有過甚者然足以

迫此公家威在主人長跪辭長跪問故宋戒

馬何時稀我衰易悲傷屈指數賊圍數所矩

也切計勸其死王命慎勿遠奮飛奮飛曰詩不能

下民怨憤故甫勉以忠義而死王命莫若

鳥奮飛而遠遁此亦汝墳忠於君之意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鶴曰鄭駙馬即

在長安公贈韋七贊善詩云杜陵韋曲

未央前是也今詩云野寺垂楊裏春畦

亂水間又云白髮好禁

春當是乾元元年春作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蕭蕭愁殺人涿樽

須盡日鄭曰涿龍玉切本作醪美酒也白髮

土詩十五

六

好禁春

禁或作傷
○鄭曰禁居吟切勝有味也

石角鈎衣破

石菱角也

藤枝刺眼新

刺枝一作蘿

何

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

常著緇衣小烏巾

曰甫意欲卜居植竹以怡情也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

畦菜圃

羨花

多映竹好鳥不歸山

師曰託言猶在仕途未能拂衣林下也

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

徒催人老耳

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尚欲留連之意

暮之年公意欲與駙馬於暮年俱還政以自養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彦輔曰東方朔

傳賈太后曰回輿枉路臨妾山林應邵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言山林鶴曰天寶九載秋七月乙亥置廣文館於國子監而鄭虔首膺博士之命則

詩當在天寶十二載作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

便自流動

縣郭外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

移文于青

霄而谷口舊相得舊以谷口鄭子真與王

濠梁同見招

濠梁以莊惠喻甫之

陪廣也平生為幽興于偽切

未惜馬蹄遥

蘇博招社預曰山家酒香鷄肥君子不惜
道長馬蹄遙遠可訪蓬華慰此拳拳耳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
潭在萬年縣。注大材曰章。食貨。早枝低結子接葉。

暗巢鶯，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羹。
映碧澗。趙曰碧澗皆狀物之語而薛。翻疑施。

樓底切。正船木也。晚飯越中行。
越地盛有芹魚行船。中多菱芹鱸魚故云。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
戎王子說者。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以爲花名義固然。

徒空到，荷而不張，騫於西域止移胡桃石榴首。
徒空到。趙曰張騫於西域止移胡桃石榴首。

打。打徒徒開拆漸離披。
打徒徒開拆漸離披。讀此再四感歎。

旁舍連高竹，踈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
禾切水回也。深曰碾。藤蔓曲戲蛇。藏一作極幽。

餘。餘曰言我之蹤跡。盡拾書籍賣。
餘曰言我之蹤跡。盡拾書籍賣。羨子美因。

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
地花草。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作接漢使。

徒空到，荷而不張，騫於西域止移胡桃石榴首。
徒空到。趙曰張騫於西域止移胡桃石榴首。

打。打徒徒開拆漸離披。
打徒徒開拆漸離披。讀此再四感歎。

旁舍連高竹，踈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
禾切水回也。深曰碾。藤蔓曲戲蛇。藏一作極幽。

餘。餘曰言我之蹤跡。盡拾書籍賣。
餘曰言我之蹤跡。盡拾書籍賣。羨子美因。

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
地花草。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作接漢使。

徒空到，荷而不張，騫於西域止移胡桃石榴首。
徒空到。趙曰張騫於西域止移胡桃石榴首。

打。打徒徒開拆漸離披。
打徒徒開拆漸離披。讀此再四感歎。

旁舍連高竹，踈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
禾切水回也。深曰碾。藤蔓曲戲蛇。藏一作極幽。

餘。餘曰言我之蹤跡。盡拾書籍賣。
餘曰言我之蹤跡。盡拾書籍賣。羨子美因。

趣至欲賣書結茅甚形容其志願也○鄭曰
拾正作拈如兼切廣韻指取物也○補曰○王叔

文嘗酒家貧常挾祖父所蓄書籍賣酬酒價
希曰公以奏賦止令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

降恩澤又止送隸有司參列選序故云詞賦
雖工而無益旅次之安得不捨書籍賣以

為山林來問爾東家○補曰○邵原列傳曰原
之資君學者之模範也君乃舍之所謂以鄭

里鄭君學者之模範也君乃舍之所謂以鄭
君為東家立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立以鄭

僕為西家愚夫耶

刺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補曰○刺水謂引江
洞○補曰○殘山謂假山也滄江碣石山水

之雄者也言何將軍山林之樂分得滄江碣
石之真趣也○補曰○漢武紀至碣石綠垂風折

註此石著海旁碣石特立之貌

筍紅綻雨肥梅○補註○碧溪曰世俗喜綺麗知
大即厭之然文章論當理與不當理耳苟當

於理則綺麗風花同入于妙苟不當理則親
切皆為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溫

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下至劉夢得溫
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補曰○老杜云綠垂風折筍

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
綺麗其模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絕妙古今

至於言春容閑適則有穿花蛺蝶深深見點
水蜻蜓款款飛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

青春深言秋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
玉山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

江袞袞來其富貴之詞則有香飄煙合殿春風
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動爐煙轉孔雀

徐開扇影還其弔古則有映階碧草自春色
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

皆出於風花然窮盡性理移奪造化又云絕

壁過雲開錦綉疎松隔水奏笙簧自古詩人
巧即不壯壯即不巧巧而能壯乃如是也

銀甲彈箏用宋曰古詩十五學彈箏銀甲不

金魚換酒來魚一作盤亦可見以客故貧○其好

以既半為常侍興移無洒掃批五字隨意坐

蒼苔蘇曰鄭子真得酒以瓦盞窰瓶隨意所

興在藉芳草快飲趙曰此尤見其野逸之

風磴吹陰雪夢曰磴丁鄧雲門吼瀑泉夢

衣冷欲裝綿欲一作得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

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通曰淳朴者太古

乃淳朴處也

棘樹寒雲色茵陳春藕香夢曰本草茵陳

生故名蘇曰東方朔好食蘭以酣鹽拌脆漆

生菜美趙曰生菜非一美而得陰益食單涼

其涼也謂之益則山中已涼矣野鶴清晨

出一作至山精白日藏批各一趣○夢曰言

人山蟹夜出畫藏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

憶過柳楊渚夢曰過古走馬定昆池趙曰

禾切經也

將軍山林所經過之處希曰安樂公主請昆

明池為私沼不得乃自鑿定昆池延衰數里

醉把青荷葉師曰青荷葉酒杯也蘇曰李膺

狂遺白接籬師曰白接籬中池晉書山簡每

載歸醕酌無所知時許能騎馬倒著白接籬

刺船思郢客憂曰刺七亦切穿也郢楚都

蓮花浦郢解水乞吳兒侏曰乞立既切與也

客思遨遊南人為吳兒皆常語也坐對泰山晚江湖興

頗隨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

總能文批言外亦醒酒微風入批意嫩倒語聽詩

靜夜分絺衣挂蘿薜鄭曰薜切涼月白紛紛批

之批如白紛紛言其在薜蘿之

幽意忽不愜憂曰謂欲歸也蘇曰愁考不

賦初意思甚不愜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

住批境別如此最是妙意憂曰水住言水

也欲住 回首白雲多花一作雜自笑燈前舞誰憐

醉後歌祗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憂曰年詩朋

好雲 雨乘

重過何氏五首

鶴曰前詩云千章夏木清又云綠垂風折笋紅

綻雨肥梅皆是言夏初景物今詩云花

安鶯捎蝶溪喧懶赴魚又云春風啜茗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

橋也訊者問以言

也褚炫詩問訊南巷士 還命駕

命駕也倒衣為聞報而欲往急 吾廬

吾廬謂得其報書即顛倒而前既至便如 花安鶯捎蝶溪喧

無間故客至則安之若吾 花安鶯捎蝶溪喧

廬也陶潛詩吾亦愛吾廬 花安鶯捎蝶溪喧

盧也陶潛詩吾亦愛吾廬 花安鶯捎蝶溪喧

則花枝安安之際有鶯捎掠於蝶溪聲喧沸

之取中動意古人立語多如此 重來休

貌蘇氏謂關中之人謂落為安是 重來休

沐地 沐地

居則幽靜可知野人 山雨樽仍在

沙沈榻未移 沙沈榻未移

犬迎曾宿客 犬迎曾宿客

之此十字 雲薄翠微寺

句法也 雲薄翠微寺

南山之上本太和宮 雲薄翠微寺

也天清皇子陂南陂北原上有秦葬皇子塚

名故因以向來幽興極步履過東籬

落日平臺上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

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

宮所在也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

臺基其處寬博世俗云平臺趙曰平臺春風

應是平穩之臺別無他義舊註非是

啜茗時石欄斜點筆趙曰置硯於桐葉坐題

詩趙曰題詩於桐葉之上蘇曰黃藏好詩酒

幽居得句家無紙即摘桐葉題之句法膾

炙人口好事者翡翠鳴衣桁浪切橫木也沈

常以毫楮遺之趙曰黃藏好詩酒

新詩日色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逢一作自

下衣桁

興來往亦無期翠蜻蜓皆馴自今幽興已熟

是以來往無期刻也蘇曰謝敦往來

既相熟相見亦無定期間暇即造門

頗恹朝參懶蘇曰樂於安間故懶於朝參

朝入參趙曰樂於安間故懶於朝參

槍言綠沉謂以綠色之物沉沫其柄也甲拋

於雨槍鶴曰於苔有以見將軍偃而不用倦於

朝參也鶴曰於苔有以見將軍偃而不用倦於

錄不妨為精對也蘇曰李廣云金手自移蒲

柳柳揚也蒲家纜足稻梁看君用幽意白日

到羲皇高卧北窓自以為羲皇上人趙曰陶潛

白日則有雍容
閑暇不盡之意

到此應當宿相留可判年師曰判年
半季也蹉跎暮

容色朱曰蹉跎
差跌也悵望好林泉何日霑微

祿作路一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

然趙曰言未
霑微祿此為
布衣時也公
方三

此言斯遊恐
不遂其意也

園鶴曰詩畦蔬
繞茅屋自足
媚盤殮當

云碧溪
搖艇閣

仲夏多流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閣朱曰

京口詩云碧溪
水朱果爛枝繁
始為江山靜

于偽切曰為終防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媚

盤殮趙曰媚宜也
左傳盤殮加

小園鶴曰園即讓
西果園詩云
秋庭風

在讓
西作

由來巫峽水本自楚人家客病留因藥春深

買為花趙曰倒句秋庭風落果讓岸雨頽沙問

俗營寒事將詩待物華

寒雨朝行視園樹鶴曰詩云散騎
未知

雲閣處啼猿
僻在楚

山隅當是在夔州作然謂之觀園樹而詩中又言桃李施子紅椒丹橘黃甘則是瀼西之園也詩必

紫門雜樹向千株丹橘黃甘此地無南種橘

江北成枳則知甘橘惟楚地之所有耳江上今朝寒雨歇籬中

秀色畫屏紆中秀一作邊新桃蹊李徑年雖故李廣

道也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為徑人爭歸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

喻人懷誠信之人故能備有所感以梔子紅

椒豔色殊色一作復鑠石藤梢元自落詩翠藤纏

起石到天松骨見來枯長松欲倚天詩林香出

實垂將盡葉蒂辭枝不重蘇枝一作柯

愛日息光蒙借佩江淹上書吳王借以恩光

清霜殺氣得憂虞氣慘毒物皆喪也

衰顏動覓藜床坐坐藜床欲穿為

緩步仍須竹杖扶日

散騎未知雲閣處啼猿僻

在楚山隅日潘安仁秋興賦寓直于散騎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

官署故言未知雲閣處止在猿啼之地耳

秋之月殺氣浸盛學不倦憂憂日英雄記

向詡晚病嘗坐藜床費長房投竹杖於散騎未知雲閣處啼猿僻

葛陂化龍而去在楚山隅日潘安仁秋興賦寓直于散騎

趙曰果園四十畝而公直舉以贈人此一段美事而古今未嘗揄揚公之美良可歎也
鶴曰題云將別巫峽又詩云正月喧鶯末茲晨放鶴初當是大曆三年
作正月

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宋曰海賦萍遠遊
長兒子幾地別林廬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
如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携鋤正月喧鶯末茲
辰放鷁初宋曰司馬相如賦浮文鷁揚桂柁
怪雪籬梅可折風榭柳微舒託贈卿家有批
卿家所有更贈君此意尤厚因歌野興踈殘生逗江漢何

處狎樵漁批語自一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

移牀三首鶴曰詩云背堂資僻遠在野

山響易哀當是火曆二年在灤西作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夏曰鉏同背堂資

僻遠在野興清深山雉防求敵宋曰詩雉鳴

而善聞江猿應獨吟趙曰應平聲以鉏斫果

來少應有洩雲高不去夏曰洩以制切舒

天其隱凡亦無心批資防應不論洩雲突几

郭子綦隱几塔然似喪其耦註言心形兩忘也

衆壑生寒早長林卷霧齊青蟲懸就日朱果

落封泥一作○封泥亦眼前人所不薄俗防

人面一作人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止是面之不

同於防全身學馬蹄批馬蹄亦得大意○趙

雪毛可以禦風寒批草飲水吟詩坐迴首一坐

重作隨意葛巾低批自

籬弱門何向批日言籬觸處損沙虛岸只摧

字一作自批日斜魚更食客散鳥還來批趣

密

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天涯稍曛黑批

謝靈運詩朝倚杖更徘徊批日陶侃每見山

怡然倚杖徘徊至興罷則已

果實古詩一首律詩十一首

園人送瓜夏日時栢公鎮夔遣送官

夔國正是公為栢都督作謝上表者大曆元年夏作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夏日南地多炎

地無異栢公鎮夔國滯務茲一掃批日滯

之敏也新政食新先戰士朱日成十年傳桑田

逸曰食新嘗新也夏曰謂嘗新而共少及先與戰士少分甘美其能恤乎兵也

溪老師道曰共少分甘師道傾筐蒲鵠青夏曰

切師曰瓜色之青如蒲師滿眼顏色好竹竿接夏曰

嵌竇師曰嵌竇巖泉也師引注來鳥道師曰鳥

鳥之道師浮沈亂水玉朱曰魏文帝浮甘瓜於希

曰山海經云堂庭之山多水玉注水精也希曰夔俗無井以竹簡相接引岩泉於屈曲

鳥道之間遂以瓜浸其愛惜如芝草芝草也又切

重韻夏曰甫病渴得瓜甚喜愛之如落刃芝草也晉嵇康甘瓜賦三芝瓜處一焉

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帶除暉詩殘翮

似秋仍看小童抱一作飽東陵跡

蕪絕楚漢休征討蕪一作無避地長安城

東種瓜自給楚項籍漢高祖討秦之亂自楚漢罷兵之後東陵瓜絕無有人能繼其美也

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趙曰此兩押草字

義不同故得重用邪師曰草草辛苦貌夏曰今園人非故日之東陵侯避地以自給然

能種此瓜抑何勤耶詣徐卿覓果子栽二子歌即其人也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京曰西

初修上林苑羣臣各獻名果制為美石筍街

石以標奇麗李十五種內有綠李

中却歸去

宋曰成都石筍街

果園坊裏為求來

鶴曰果園

坊乃徐卿所居處

甘園

春日清江岸千甘二頃園青雲羞葉密

蓋一作著

白雪避花繁

宋曰郭璞柑贊花添繁霜葉鮮翠藍

如雪而變其語云雲蓋

結子隨邊使開筒近

至尊

宋曰蜀柑歲入貢

封之使不

後於桃李熟終得獻金門

此南自

也託意

解悶五首

二首見絕句

十經秋當是大曆元年在夔作

一辭故國十經秋

至乾元元年自大曆二年逆數

每見秋瓜憶故丘

一作侯

瓜而懷

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為覓鄭瓜州

瓜一作表

審為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皆詞人風流跌宕之態亦多類此

或曾守瓜

先帝貴妃俱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

宋曰揚

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師傳送數千里味色未變至京師炎方每續朱

櫻獻禮記仲夏之月天子以含桃先薦

亦南方之玉座應悲白露團櫻桃薦廟荔

露之感但語晦然尚可曉修日謝玄暉詩

云乾元初明皇幸蜀回嶺南進荔枝上感念揚妃不覺悲慟

憶過瀘戎摘荔枝式二州產荔枝青楓隱映

石透迤京華應見無顏色一作京中舊見君

荔枝紅顆酸甜只自知謂色變○節日蜀

夔之間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其味甘酸其精好者僅比閩中之下品

翠瓜碧李沈玉甃日玉甃并也魏文帝書

李於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憐先不異枝蔓此

物娟娟長遠生批兩語兩意○趙日此物指

異枝蔓他處所有而此物長於遠地娟娟然生所以數異之也

側生野岸及江蒲蒲一作浦不熟丹宮滿玉壺趙

此篇山谷云亦貢荔枝之什蜀都賦側生荔

枝江蒲則自我夔而下例以畝為蒲今官私

契約皆然因以押韻丹宮神仙之宮以比禁

丹宮不滿玉壺所以求之於遠也定功日蜀

部賦節竹緣嶺菌桂臨岸旁挺龍眼側生荔

枝布綠葉之離離萎萎雲壑布衣鮐背死慶彌日

結朱實之離離

切魚名詩行章黃者鮓皆註言老人背有鮓
文也後漢和帝紀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
置五里一埃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卷上書
諫遂罷山谷曰雲壑布衣臨武長唐卷上書
枝諫荔枝也勞人害馬翠眉須作重翠眉謂妃子也
慶 夜傳送至京師味猶未變當是時布衣賢士
荔枝之故乃勞人害馬力求於數千里之外
不能搜訪駙召至於老死山谷之間貴妃須
荔枝之故乃勞人害馬力求於數千里之外
子美所以作是詩也

題桃樹

喜治之意 **題** 蓋曰此非止因桃而題其所懷
歸成都時作故云天下車書正一家謂
吐蕃與朝義
之亂已息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

小徑從來不斜今五桃遮掩之已若畫圖高
矣鮑照行路難中庭五株樹一株先作花

秋搃餒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

熟皆以分餒貧者以其不害來歲之花仍是
滿眼則望復結實矣此其為仁民之心乎

簾戶每宜通乳鸞

燕 **兒童莫信打慈鴟** 其授哺反哺也
燕 日於

簾戶則通乳燕之往來而不信任兒寡妻羣
童妾亂打慈鴟非有愛物之心而何

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天下車同軌書同文 **趙** 日告羣盜以天下
家矣庶其無妄動也非過亂喜治之意乎後

漢劉盆子傳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
子為縣吏宰以小罪殺之呂母怨宰傾家貲
密與客以報仇合眾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
執宰斬之羣盜之起由於呂母此非寡妻羣
盜之謂乎夏曰甫題此詩時所向皆寡妻
羣盜何暇如是故曰非今日乃往年天下車
書混一時也此甫
厭亂思治之意也

豎子至

鶴曰詩云豎子即阿段公嘗遣
同女奴阿稽往問刈稻及有示

獠奴段者猶今之小
奚當是大曆二年作

檀梨且綴碧且一作纒梨屬內堅而香梅杏

半傳黃小子幽園至輕籠熟捺香二種潘岳

賦所謂二奈曜
丹白之色也

山風猶滿把野露及新嘗欲

寄江湖客

欲寄一
作敬枕

提携日月長

摘來之熟捺

正欲寄遠而道路
長阻費時日也

野人送朱櫻

紅當是在成都作從舊次

為寶應
元年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

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露門下

省

夏曰甫乾元
元年時在左掖

退朝擎出大明宮

修曰

歲時記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
訖頒賜各有差大明宮唐東內金盤

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社曰食貨志

道傳云天子夏宴蒲萄園賜宰相學士朱櫻
金盤玉筋謂賜時所用之器也夏補注曰公自
言流落如蓬之隨風任其轉徙也補注詩眼
云老社此言前四句如禪家所謂信手拈來
頭頭是道者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人
心所同然但它人艱難不能發耳至於後四
句其感興皆出於自然故終篇道麗韓退之
亦有謝賜櫻桃詩學老社所作然搜求事迹
甚遠若非老社在前人亦安敢輕議

蕭八明府寔處覓桃栽

鶴曰詩云春前

是隔年詩上元元年作梁權道編在寶
應元年而公是年夏已送嚴武至綿州
因避亂於梓閬矣此必經營草堂垂就
時求之不然亦是上元二年歲下作考
公廣德二年歸草堂有題桃樹詩云五
株桃樹亦從遮則雖覓百根而不果栽

也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河陽縣

裏雖無數

夏補注曰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令
滿縣種桃李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今公以河陽比蕭也濯錦江邊未滿園

池沼律詩九首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

鶴曰鄭監

亭在峽州而公在夔故云

碧草違春意

殊曰別賦沅湘萬里秋

名池要山簡馬

夏補注曰要月靜庾公樓句拙

社詩十五

三

亮事並見前註 ○**宋**曰晉山簡度磨滅餘篇翰 **批**此篇字與

好 ○**蘇**曰吳湘曰一代風流磨滅 平生一釣

舟 **端**曰此兩句公自言也 **夢**曰牛僧孺高

唐寒浪滅 一作鬢髯識昭丘 **夢**曰謂高唐

圖則可以行故能鬢髯望昭王墓王粲登樓賦

西接昭 立是也

新作湖邊宅 還聞賓客過 自須開竹徑 誰道

避雲蘿 **趙**曰既開竹徑則其逕顯豁 官序潘

生拙 **宋**曰晉潘岳仕宦不達乃依閑居賦曰

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

雖通塞有命抑亦拙者之效也 **趙**曰潘生所

以比鄭監蓋言其材氣可以才名賈誼多 **宋**

超遷而上如潘生之拙也 **夢**捨舟應卜

地鄰接意如何 **趙**曰公欲往江陵

暫住蓬萊閣 住阻終為江海人 **趙**曰鄭為秘

室東觀後漢東觀書曰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

行詩曰謝靈運憶山中揮金應物理 **夢**曰應

留儲按疏廣為太傅歸鄉里數問其家所賜

金餘尚有幾趣賣以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

舊相與娛樂 **希**曰陶淵明詩雖無揮金事濁

士詩

可持聊拖玉豈吾身不語實甚造詣謂積而

下句更好幾不可解而甚有味○賦詩分氣○潘岳

西征賦飛翠綬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眾矣

羹黃秋葍弱作弱一孟迎露菊新詩秋菊有佳

色衰露綴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賦詩分氣

遺世情一觴雖獨進孟進壺復傾○賦詩分氣○氣象是其

象佳句莫頻頻所長故常及之賦詩之氣象則

佳君分我以賦詩之氣象則○賦詩分氣○氣象是其

詩作此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汎舟得過字往江陵時過峽州故遊之遂

海內文章伯為之伯故子美引而用之湖邊

意緒多玉樽移晚興玉樽古歌辭上金殿酌

盈桂酒桂楫帶酣歌沙棠作船桂為楫日春

日繁魚鳥江天足艾荷鄭莊賓客地衰白遠

來過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長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自公

池在府內蕭摩訶所開因是得名鶴

嘗涉秋也凡言秋者皆是年作

湍駛風醒酒駛一作駛靈運詩浩浩夕流駛貌

社詩竹竹

船行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語皆

極纒坐觸鴛鴦起復也唯雄未嘗相離人得其

一思一巢傾翡翠低如燕赤而雄曰翡翠鳥形

唯曰翠其羽可用以為飾莫須驚白鷺為伴宿青溪指浣

花溪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西湖

在漢州即房琯所鑿城西池也當

是公廣德元年再至漢州有此作

舊相恩追後不恩追春池賞不稀謂房琯也

琯罷相後嘗為漢州刺史召拜刑部尚書闕庭

分未到去舟檝有光輝不稀光輝皆不

恩追未行之間則數數遊此湖此追道其實

也又言闕庭未到之間且於此遊湖而當承

恩命時則舟檝鼓化萼絲熟嚴有翼藝苑唯

為有光輝也鼓化萼絲熟黃云世說陸機

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

同以敵此陸曰千里萼羹但未下鹽鼓耳萼

羹得鹽鼓尤美故子美詩鼓化萼絲熟梅聖

俞詩刺將鹽鼓煮紫萼又紫鼓煮萼香味全

山谷詩鹽鼓欲催萼菜熟是也作晉史者取

世說之語而刪去兩字但云千里萼羹未下

鹽鼓故人多疑之或言千里未下皆地名或

言千里言地之廣或言自洛至吳有千里之

思千里尊以岷下對千里為湖名可刀鳴繪

縷飛日潘安仁西征賦云使君雙皂蓋灘

淺正相依石皂蓋朱轡

荅楊梓州日詩云問到房公池水頭

漢州遇揚也當是廣德元年再至漢州時作

悶到房公池水頭坐逢揚子鎮東州日東

却向青溪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遊

州蓋屬東川王渾曰與卿語不若共阿戎談阿戎謂王戎

先人嘗守梓州日本公池水頭蓋揚梓州

利在梓州故公有應載阿戎遊之句日鑿百

頃為農田刺史必書之而志皆不載不知師

州揚子去守梓州也若池為揚公池在梓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日任城縣屬

公遊齊趙至兗時所作以後篇登兗州

郡之前作

秋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

亂鳴蟬菱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

露日月令仲遙憶舊青氊日王獻之

秋之月白露降

有偷人入室盜物都盡獸之徐曰偷兒青種
我家舊物可特置之偷驚走師曰甫悲秋而
思故鄉故有是句

溪上鵬曰詩云峽內淹留客溪邊四五

峽內淹留客溪邊四五家古苔生迹地作苔一

迤側格切迫也日秋竹隱踈花塞俗人無井

峽俗多引泉或山田飯有沙西江使船至日

日使所吏時復問京華日心未嘗忘王室

西有使者船至煩問洛陽消耗

舟楫 律詩十二首

放船鶴曰詩云送客蒼溪縣又云黃知

送客蒼溪縣鵬曰唐志蒼山寒雨不開直愁

騎馬滑故作泛舟迴日孟浩然詩為多山

相似葛常之曰五言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

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對雨詩云不愁巴道

路恐失漢旌旗江月詩云天邊長作客老去

一露巾青惜峯巖過黃知橘柚來日言行

物如畫雖速而不速也吳子良荆溪林下偶

談錢起云山來指樵火峯去惜花林不若子

美青惜峯巖過黃知橘柚來日言行

黃知橘柚來日言行

翠作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

豔曲二首鶴曰詩云競將明媚景偷眼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闊

舞衣前宋曰以扇自障而歌故謂之歌扇容

各增兩字云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

舞衣致有吞活刺之謂予又見劉希夷代

絕相似老杜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

詩人好以歌扇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希

蓋以玉為飾也夏通曰梁簡詠內人詩謂玉緩

玉袖競將明媚色偷眼豔陽天一作年

銜其美色偷眼瞻視春光以爭相勝之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牀翠眉縈度曲鶴曰

元帝紀自度曲被歌聲應邵曰自隱度作新

鮑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雲鬢儼分行

戶郎切列也古今樂錄賣曲立馬千山暮迴

歌花釵芙蓉髻雙鬢如浮雲使君自有

水香潔俗之去病吳故宮育香水使君自有

池俗云西施浴處又呼為脂粉塘使君自有

婦莫學野鴛鴦修可曰古樂府羅敷作陌上

杜詩十五
二

為羅敷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時
詞使君一日有坐客問公曰全用古人之補註室
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公用此以諷之補註室
中語補註室
乎公曰然如杜少陵詩云使君
自有婦而無車馬喧之類是也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携妓納涼晚際遇

雨二首鶴曰謂之陪諸貴公子則是在

堅所通之漕渠當是天寶十三載舊史
大曆元年九月京兆尹奏開漕渠入苑
以關八尺深一丈渠成上御安福門
以觀之豈素有是渠至是又開歟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

納涼時趙曰簡文帝晚景納公子調冰水佳

人雪藕絲蒼曰家語黍以雪挑註雪裁也

除蓮上葉拖出藕中絲徐彥片雲頭上黑應

是雨催詩趙曰蓋戲言也東坡嘗使云颯颯

歸而詩未成則將欲為雨以催之矣

雨來霑席上風急打船頭作急一越女紅裙濕

燕姬翠黛愁深曰越多美女西施越女也趙

舞鶴賦燕趙曰蓋急雨當避進

而繫慢卷浪花浮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

趙曰必稱月者以當五月炎

天而遂成秋蓋公句法也

泛江鶴日詩云長日容杯酒深江淨綺

廣德二年春在閬州作

方舟不用楫帝日鄜食其傳云方舟而下師

也隨流極目揔無波虞日謂長日容盃酒深

江淨綺羅大觀日言江花亂離還奏樂飄泊

且聽歌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虞日公思長安之

景物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鶴日王使君即王閬州也唐以正月晦日為令節當是廣德二年正月晦日作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

鳥隨舟世驗字俗同結束多紅粉虞日謂有

織娥紅粉粧織歡娛恨白頭蘇日陳苑日青春

翁風物雖好歡娛獨恨白頭非君愛人客晦日

更添愁遷移已盡虞日時景

有徑金沙軟虞日蜀都賦金沙銀礫註永

年拾遺傳平沙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通

裴子野雲詩江檻俯鴛鴦日晚煙花亂風生

錦繡香通日言花如錦不須吹急管衰老易

悲傷

進艇並帶芙蓉本自雙謂之文客則當

是上元二年作

南京久客耕南畝日明皇幸蜀號成都

望傷神坐北窓作坐一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

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帶芙蓉本

自雙日亦觀物自得之意反語况甫於老妻稚

乎茗飲蔗漿携所有瓷甕無謝玉為缸日羊

日衛之浪陽伽藍記彭城王臨戲謂王肅曰明

有號茗飲為酪奴日宋玉招魂滌鬻炮焦

城西陂泛舟日城西陂即漢陂也公

愛西陂好金錢壑一食即此陂也梁

青蛾皓齒在樓船日青蛾謂眉也宋玉

秋風辭懷佳人兮不能橫笛短簫悲遠天日

日江摠梅花落詩橫笛短簫春風自信牙檣

動日江摠梅花落詩橫笛短簫春風自信牙檣

作帆遲日徐看錦纜牽日吳甘寧以錦纜

龍舟錦纜魚吹細浪搖歌扇日歌扇所以燕蹴

壯詩

飛花落舞造子六切不有小舟能盪漿百

壺那送酒如泉或謂之擢所以擢謂之漿

覆舟二首大曆元年秋在夔州作

曰此詩物以供燒煉之用而使者乃沉其

也舟

巫峽盤渦曉日江賦衝巫峽以黔陽貢物

秋丹砂同隕石隕石于宋五年翠羽共沈舟

羽鄒陽書積羽沉舟羈使空斜影斜字得

旅也龍居悶積流龍居

多為龍宮之所聚耳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

鷗能溷雨

竹宮時望拜日前漢禮樂志正月上辛用

神光如流星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

貢祠享而桂館或求仙日郊祀志武帝時

居於是令長安作飛廉桂館日姹女凌波日

大丹訣姹女隱在丹砂中註

道家四象論西方庚辛金淑女之異名故有

波激步羅神光照夜年

星是已此四句祠神

而神徒聞斬蛟劍唐書曰謂恨無劍以斬蛟

飛得寶劍渡江中流兩蛟繞舟飛得寶劍渡江中流兩蛟繞舟無復爨犀船

爨犀船曰謂覆其舟也晉溫嶠宿牛渚磯爨犀船使者

隨秋色迢迢獨上天謝言船已覆矣空隨秋

上之意此舟必當是求藥方士之類○趙曰

橋梁律詩三首

陪李七司馬臯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

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

公趙曰梁權道編此詩在寶應元年成

高使君自成都回則橋不在成都詩亦不在成都作甚明當是上元二年冬在

蜀州作

伐木為橋結構同寒裳不涉往來通襄裳謂

揭衣也詩天寒白鶴歸華表趙曰華表柱昔有

白鶴集於柱上有云有鳥有日落青龍見水

中宋曰橋影落水中如青龍夢曰朝野餘

飲河則天時默毀破趙州至石橋馬跪地不

顧我老非題柱客宋曰成都西去題其柱曰不

乘高車駟馬知君才是濟川功朱曰書若濟

不復過此橋

舟楫合歡却笑千年事
誰曉頗疑其誤字驅石

何時到海東趙曰言與賓客落橋之成而歡

海也日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

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

皆流血蔡興宗正異云合觀却笑千年事驅

石何時到海東合觀字謂聚觀橋成之速而

笑驅石之誕諸本

皆訛作歡非也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

把燭橋成夜迴舟客坐時天高雲去盡江迥

月來遲衰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宋曰謝惠

共駢筵並異方乘此興樂罷不無悲趙曰見

坐相招邀

翻悲何也蓋橋所以通往來公流

落旅寓而不能歸此其所以悲也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迴鶴曰

適守蜀州而攝成都故云自成都按九

域志成都在蜀州之東故詩中云橋東

待使君又知公是詩在蜀州

作此詩同上篇上元二年作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成功事出羣已傳童

子騎青竹揔擬橋東待使君漢曰此以郭

後漢郭伋為并州牧始至行部有兒童數百

騎竹馬道次迎拜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

燕飲古詩七首律詩二十首

醉時歌公自注贈廣文館學士鄭虔師

曰按虔本傳宋宗愛其才置廣

廣文館學士鄭虔

文館曰以度為博士度在官貧約甚澹如

也鬻曰以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

鬻賦如絲當是天寶十載獻賦後上封西

岳賦降恩澤送有司參列選序前疑在

天寶十三載春作蓋公詩云日羅

太倉五升米事在十二載之秋也

諸公袞袞登臺省臺一作華廣文先生官獨冷日

袞袞言相繼而登賢不肖無所辨也趙曰明

皇愛鄭虔之才置左右以其不事事更為置

廣文館處之則為冷官可知希曰廣文館天

寶九載秋七月置世以宗正卿為冷卿是亦

冷官之意蘇曰鍾繇諸公皆登臺寺省卿唯

予尚卑折下僚亥補曰北齊王晞曰非不愛

之爛熟官但思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

不足陸曰甲第如脩營謂第一宅也晉書傅咸曰

今賈豎皆厭梁肉此詩傷時多無功而受祿

十頃而食不足公以先生有道出羲皇慶曰

鄭廣文故用此意先生有道出羲皇慶曰

皇謂伏羲氏也蘇曰董遇曰道出羲皇先生

之上趙曰暗使陶潛自謂羲皇上人也先生

有才過屈宋才一作文慶弼曰屈德尊一代

常轍軻慶弼曰轍音坎說文車不平也軻音

坎坳名垂萬古知何用孫瞻民曰昔人為名

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大無益於用

如絲師曰貧約衣不掩脛也陸曰陶淵明詩被

褐欣自得屢日糴太倉五升米師曰日羅言

空常晏如

上詩十五

三十一

倉陳腐之米其價廉賤者日食五升鶴言食指

寡天寶十二載八月京城霖雨米貴令出太

亦在日糶之數補註時赴鄭老同襟期師曰

指淹傷友賦固齊術而共徑豈異神而慶曰

世說顧顯嘗以酒勸周顛顛不受因移勸柱

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

真吾師真一作直但能痛飲即為吾師非

交彦輔曰世說王孝伯云但嘗得無事痛飲

乎吾師乎師曰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得錢即

不復疑者不以妻子掣肘有嫌疑也甫與

相善稱汝稱我索於形骸之外其相忘如此

北面雖無少長至若虞之痛飲真令甫清夜

沈沈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一作簷前細

補曰沉沉言人寂也人寂雨細寧不發動酒

興耶簷花簷前之花因夜雨而落也宋接曰

酌彼春酒趙曰劉勰詩簷花初照月但覺

高歌有鬼神師曰言聲幽怨也蘇曰吳肅醉

助焉知饑死填溝壑深曰前漢朱買臣妻曰

以爲與溝壑自相如逸才親滌器宋曰司馬相

當壚相如身著犢鼻禪與庸僕雜作滌器於

士詩

市中師古曰滌酒也
器食器也賤役也
子雲識字終投閣劉棻曰

常從雄學作奇字王莽立棊以獻符命被流
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雄恐不
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
先生早賦歸

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朱曰陶潛為彭澤令

白當束帶見督郵潛乃歎曰我不能為五斗
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野

命篇曰歸去來石曰史記子胥曰猶石田無
所用註石田不可耕言此亦陶潛三徑就荒
之意
儒術於我何有哉朱曰莊子帝力孔丘

盜跖俱塵埃蘇曰崔祥曰男兒當壯即仕儒

血盜跖今為塵埃人生不樂胡為解憂彦輔
曰子美之意以謂至聖大惡同歸於盡而已

不須聞此意慘愴憂也愴楚亮切傷也生前

相遇且銜盃開闔動盪讀之至老不厭不

效子雲雖貧尚有饒田可耕有茅屋可居何必

用武之際不足負恃如孔子號為真儒終不

惡雖不同而死朽化為塵埃則一人死生天地

間浮名浮利皆不足慕要之終歸一死生前
相遇且以酒同遣適其他不
足慘愴區區然以為憂也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鶴曰梁權道

賊中作然詩中無陷賊之意似是天寶
十五載正月朔日是時方討祿山所以
只云惡聞戰鼓悲若京師已陷身在賊
中不應詩中無一語及之豈能快意於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此起不能

患辭窮○愛客滿堂盡豪傑開筵

上日思芳草也故尚書正月五日註上一日朔

為上日○思芳草數無花可賞也故繼有

移遠梅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

地寒故開晚是以思醉於梅花西也北千里猶殘

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壺謝靈運接酒中

歡詩副君命飲謙垂老惡聞戰鼓悲鳥路切

急觴為緩憂心擣致之酒上急觴者謂以鳥羽

其急飲甫以憂心如擣籍急觴故能寬其憂

也謝靈運擬王粲詩哀笑動梁塵急觴盪幽

默劉琨答盧湛詩實消我憂憂急用少年努

力縱談笑勞力老大徒傷悲看我形容已枯

槁樵悴形容枯槁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

自作風格老格老詞麗非後生輩所到近來

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此老歌行

知其所以至者○尉因家焉俗謂蜀人非也何

劉沈謝力未工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

謂之何劉世祖著編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又劉孝綽七歲能屬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咸誦諷傳寫流聞絕域又沈約傳謝玄暉善為詩任彦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才兼鮑照愁絕倒景公筆錄有之然不過也

曰今人多誤以鮑照為鮑昭李商隱詩有肥烹鮑照葵之句昔金陵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蓋武后名照唐人讀照為昭兩震通曰鮑昭字明遠善詩有集行于世美薛華善歌詩使五子見之當愁絕而倒地矣諸生頗盡新陳曰晉衛玠談道平子絕倒

知樂莫曰少司命云樂萬事終傷不自保批哀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阮籍風與人野飲酒盡興未盡籍曰焉得東如繩之

酒常快意

有酒如澗

亦知窮愁安在哉

日使

酒多以消窮愁也

忽憶雨時秋井塌

古人

人白骨遍野雨生莓苔在生胡不飲莫曰

集有秋雨數云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是時兵革擾攘愁氣濃積深雨久作餓莩盈野

飲中八仙歌

日按唐史李白自知不

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璉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八仙修曰蔡條云此歌重疊用韻古無其體常贊之叔父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

韻無害亦三百篇分章之意也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馬而喜乘船杜蓋嘲之宋曰唐文苑傳賈知章會稽人少以文詞知名為太常博士性

放曠善謔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晚年尤加縱誕自號四明狂客蘇曰阮咸醉騎馬歌傾

人皆指而笑曰箇老子騎馬如乘船行波浪中王祥醉憑肩輿頭不舉歸其親戲之曰子

眼花在井底身在水中睡亦不醒耶補曰醉眼花昏花若隊落於井中水底眠且不知

身世之所在此特形容也汝陽三斗始朝天

汝陽王璿睿宗之孫讓皇帝憲之子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璿謝罪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朝天言朝天子也

斗盡方去見帝帝聞笑之道逢麴車口流涎

流涎曰麴車與下句移封酒泉皆非實事特託言之耳按麴文帝曰蒲桃釀酒其

於麴米逢之固足以流涎咽唾恨不移封

向酒泉味如酒故曰酒泉

龍顧一日見帝帝曰欲封卿郡邑何地好飲對曰若封酒泉郡實出望外帝笑果封

酒泉郡王曰流涎戲其好飲之急左相日興

費萬錢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

事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丞相後為李林甫陰中罷政自賦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

街孟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興費萬錢者如晉何曾日食萬錢謂每日之

此與便如飲如長鯨吸百川蘇曰言其飲之

也崔豹古今註鯨大魚也鼓浪成雷噴沫成

雨蘇曰阮嗣宗飲如長鯨之吸百川語若琢

玉翠公宗曰按史適之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

亂今宗云日興費萬錢豈是專為醉己之資

蓋餉客之用街盃樂聖稱避賢避一世容

俱出於此街盃樂聖稱避賢避三筆云杜

子美入仙歌衙盃樂聖稱避賢避正用適之詩

語今所行本誤以為世賢絕無意義兼世字

是大宗諱豈敢用哉聖曰酒有清有濁清者

為聖人濁者為賢人樂聖言樂聖人也聖

承糟衙盃漱醪宗之蕭灑美少年宗曰侍御

謫金陵與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

達金陵與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

無人夢少年何遜舉觴白眼望青天夢曰

詩長安美少年何遜舉觴白眼望青天夢曰

籍以酒笑傲青天視造化如小兒耳師曰晉阮

眼能為青白眼見賢士青其眼見庸士白其

謝庭階耳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之兼

於庭階耳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之兼

玉樹蘇晉長齋繡佛前修可曰蘇晉題之子

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

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蓋

彌勒佛即布袋和尚也常於市醉中往往愛

中飲酒食猪首時人無識之者醉中往往愛

逃禪夢曰逃禪謂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

市上酒家眠夢曰李白傳字太白山東人

於刻中既而文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于朝

遣使召之與筠具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

於刻中既而文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于朝

遣使召之與筠具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

於刻中既而文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于朝

遣使召之與筠具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

遣使召之與筠具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

遣使召之與筠具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

遣使召之與筠具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

遣使召之與筠具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

遣使召之與筠具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

遣使召之與筠具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

遣使召之與筠具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

遣使召之與筠具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

遣使召之與筠具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

飲醉於酒肆文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

白已於酒肆醉矣召入宮人以水洒面

乘筆頃之成十餘章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

力。上脫靴。由是斥去浪遊江湖後醉死宣城

天子呼來不上船。碑曰。唐范傳正作白墓

白作序時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蜀人

謂衣領為船妾也。命高將軍扶以登舟蜀人

以其醉也。杜贈李白曰。不上船。即時上船

龍舟移掉。晚蓋謂此爾。自稱臣是酒中仙。

賀知章曰。此天張旭三盃草聖傳。以張芝比

上。謫仙人也。張旭善草書。每飲醉。輒草書。呼

張旭也。吳郡張旭善草書。每飲醉。輒草書。呼

以為神。時人號為張顛。自言始見公主擔夫

爭道。而得其意。觀公孫太娘舞劍。而得其神。

俊後漢張芝字伯英善脫帽露頂王公前。

草書。章仲將謂之草聖。脫帽露頂王公前。

之也。張旭為人酒禿脫帽。則露其頂。此所以戲

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月。阮逸排戶

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

中窺之。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敢耳。必揮

我孟相也。遽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焦遂

毫落紙如雲煙。動翰如飛。落紙如雲。焦遂

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批。不倫。不理。

極其醉趣。古無此。此體無此。妙謂為八。仙甚稱

八篇。近之。吾意復如題。畫人目。一。二。語集之

成歌。像其醉。中。矢口。而成。便見。佳趣。第難為

拘檢。者道耳。○。前。日。唐史。拾遺。云。焦遂。口吃

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詰。如注。射時。目為。酒

吃。論詩者。曰。此歌。一首。是八。段。不嫌。於重。用

二句。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近

時。論詩者。曰。此歌。一首。是八。段。不嫌。於重。用

韻也按子美此詩以飲中八仙歌五字為題則是一歌也此歌首尾於船字韻中押未嘗移別韻則非分為八段蓋子美古律詩重用韻者亦多况於歌乎如園人送瓜詩曰沈浮亂水草玉愛惜如芝草又曰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一篇押二草字也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曰討胡愁李廣一奉使待張騫又曰如公盡雄雉志必在騰騫一篇押二騫字也子美詩如此類甚多雖然子美非初意為此者蓋有所本也按文選載古詩曰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又曰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一篇押二促字也王仲宣從軍詩曰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又曰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一篇押二人字也古人詩自有體格杜子美亦效古人之作耳其餘詩人如此疊用韻者甚多不可具舉意到即押耳奚獨於飲中八仙歌而致恠邪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嚴武也甫與武世舊故人

蜀作之新書言甫結廬成都浣花里與田峻野老相狎蕩

元年中乃其醉如泥耳梁權道編在於廣德二年非詩云拾遺能住否則是未為參謀時奏為參謀在二年冬春夏間也

步。履。

隨春風。

禹稱曰履草履也隨春風謂放

一步士大夫便呼與酣飲

爾苦索不能及○蘇曰鮑明遠行樂篇村村

花柳好補註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寄身

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

泥飲詩云步步履隨春風村村自花憶弟詩云故園

補註

蘇

鮑

陽

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
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詩云古墻猶竹色虛
閣自松聲言人情對景自有悲
喜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田翁逼社日

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
武也武以新尹謂嚴
尹成都
月方來
尹成都
手
宋曰謂籍民
名在飛騎籍
宋曰飛騎軍名
丁為兵也

手
宋曰謂籍民
名在飛騎籍
宋曰飛騎軍名
丁為兵也

長番歲時久
宋曰長番猶長在
直也言無更代也
前

日放營農幸苦救衰朽
宋曰放營農謂放
歸農耕使之營生也
其長上之衰老者也
差科死則已
鄭曰差

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
宋曰社祭所以
祈農事也
也

左傳鄭子拾遺能住否
宋曰甫時
授左拾遺
叫婦開

大瓶盆中為吾取
子曰為
切
感此氣揚揚
宋

須知風化首
宋曰郡
守縣令

口
宋曰田父邀甫與社飲甫感其氣義激
揚遂從之然其人說及嚴尹之德終不輟

口
宋曰田父邀甫與社飲甫感其氣義激
揚遂從之然其人說及嚴尹之德終不輟

口
宋曰田父邀甫與社飲甫感其氣義激
揚遂從之然其人說及嚴尹之德終不輟

口
宋曰田父邀甫與社飲甫感其氣義激
揚遂從之然其人說及嚴尹之德終不輟

無禮未覺村野醜

宋曰舉止無度不可責禮法也

月出遮我

留仍嗔問升斗

蘇曰何意以春秋知名海內累詔不仕嗜酒每飲不問升

斗俱盡醉中猶長褒貶人皆欽服其量希曰晉陸納謂桓温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正

可三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歷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

晚携酒泛江

鶴曰詩云三更風起寒浪湧又云無使霜露落人衣

當是寶應元年十一月公至通泉時作

姚公羨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

漢陳寔

字仲弓為太丘長世說陳元方年十一時侯表紹表公問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

以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強者緩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表公曰

孤往者嘗為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父何帥元方曰周公不師孔子不師周公

美曰此以美也邑中上客有柱史

美曰柱史美王侍

御執筆立柱下記言動音多暇日陪驄馬遊也昔老聃嘗為周柱下史

比桓典曰多暇謂公庭無事也以王侍御東山

高頂羅珞羞

宋曰晉謝安雖貴下顧城郭消而東山之志不謝

我憂

宋曰王粲登樓賦聊假日以銷憂

清江白日落欲盡復

携美人登綵舟留聲憤怒哀中流

宋曰漢武

佳人兮不能忘橫中流兮揚素波蕭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

妙舞透

迤夜未休宋曰迤迤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

低昂如有求荀子甄巴鼓瑟游魚出聽

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西京賦取

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思詠史詩

請公臨深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

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言樂極

則悲來也修曰此傲謝希逸月賦日月既

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

微霜霑人衣夏曰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蓋臨淵之訓不可違也况醉而言歸則不

以禮則無咎詩人多以霜露喻禮霜露之為

物犯之則濡禮犯之則汚

故云無使霜露霑人衣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東遇孟雲卿復

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唐史湖

此魏縣屬魏州地有鼎湖即黃帝鑄鼎于

陽道而史不書豈以公事行耶鶴曰詩

云疾風吹塵暗河縣指河南也當是乾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河縣乃

晨炊謂郭子儀李光弼與賊相抗於河陽疾

河湯也集有石濠吏詩急應河陽役猶得備

風吹塵言屯兵所在風揚塵土河縣為之暗
而不見人也宋管子道途揚塵千步不相
也見湖城城南一開眼駐馬偶識雲卿面向非

劉顥為地主趙曰左傳地之主致餽
嬾迴鞭轡

成高宴蘇曰宋宗昨見主齋遂成高臺之宴
嬾迴鞭轡

且將款曲終今夕休語艱難尚酣戰趙曰淮
南子曰

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接戈而麾之日為
之反三舍宴曰是年九月庚寅九節度兵

于鄴故云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窻素月垂

文練天開地裂長安陌宴曰長安乃西京
賦

嗽則地裂豁若天開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宋
輔黃圖長安九衢三陌

時盜賊充斥而肅宗理兵議收復也趙曰句
法使謝惠連詩春生鳩鵲樓宴曰洛陽乃

東都言殺氣盡豈知驅車復同軌宋曰書同
而和氣生也

京而車書混同也可惜刻漏隨更箭宋曰陸
漏刻銘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宴曰

不可常庭樹雞鳴淚如綫宋曰張衡
庭樹枝客子振衣起別

淚落如線相顧不能止

鄭駙馬宅宴洞中

鶴曰按鄭潛曜尚明
皇臨晉公主而廣文

學士虞之姪也史稱潛曜有孝行又按
臨晉公主皇甫淑所生公與潛曜有

臨晉公主皇甫淑所生公與潛曜有

舊天寶四載間嘗為作皇甫淑妃碑詳此詩在其先後也

主家陰洞細煙霧陰洞幽洞也留客夏簟

青琅玕色有如琅玕之青也希曰本謂簟之

有數種是琉璃之類且琅玕五色青者春酒

為勝朱曰江淹賦夏簟清兮晝不寐

孟濃琥珀薄色如琥珀也冰漿椀碧碼

屬此言以琥珀為盃也前漢蜀

瑠寒音馬腦乃老切石次玉堅冰漿鄭曰碼

湘東王曰幄中清酒碼鐘夢弼曰此言以

帝碼勒賦序碼故自西域悞疑茅堂過

文碼交錯有似馬腦故因以名

江麓作屋一已入風磴靈雲端切磴道也言其

石磴之高也梁冀太起第舍飛梁石陵跨水

道選鮑明遠詩既類風磴復象天井深曰陸

士衡詩飛自是秦樓壓鄭谷批如此秦樓鄭

陟躡雲端朱曰秦樓鄭谷以秦女弄玉吹蕭於樓上得仙故

曰秦樓鄭谷以鄭子真耕於谷口故曰鄭谷

人南子自締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珍然御曰指公主之環佩也

崔駙馬山亭宴集鶴曰玄宗二十九年

惠童咸宜公主下嫁崔嵩而會要云高

都公主下降裴惠童雖晉國始封高都

貞元元年徙封晉國而崔與裴為異此詩未辨與誰

蕭史幽棲地林間踏鳳毛鳳一作鳥 史娶秦女弄玉故

以比崔駙馬踏鳳毛謂蕭史與弄玉同 跨彩鸞而去即吹簫隨鳳去之意也

何處入海賦潮波汨起洄洑萬里亂石閉門

高趙曰皆言 客醉揮金枕客既醉遂以金枕

與之 趙曰戴嵩詩成得繡袍朱曰李白外傳

樂府新詞得宮錦袍 趙曰唐武后使東 清秋

多宴會終日因香醪醪酒也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鶴曰詩

郿駙敗指祿山死則是此詩在至德二

載作蓋祿山以是年正月為安慶緒所

執公是時陷賊中而鄭駙馬池臺在河

南新安縣不聞公陷賊時至東都豈張

敦儒拘諸官於東都時公以陷賊亦暫

拘東都故得與鄭虔相遇而同飲詩所

以言握節漢臣回之旬期祿

山死後皆可以全身而歸也

不謂生戎馬生於郊 何知共酒盃吐不

一燃臍廓鳩七文號萬歲城及呂布殺卓

尸車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其地守

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 師曰此言祿

誅也 握節漢臣回師曰蘇武仗漢節牧羊起

而還 鄭自賊歸也此言 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日

言為憂患所困而心已 別離經死地披寫忽

無物矣故云一寸灰

無物矣故云一寸灰

登臺

批是是○節曰重對秦蕭鼓俱過阮宅

來

宴遊居道之北以二阮比其叔姪也留連

春夜舞

留連作醉留一淚落強徘徊

陪李金吾花下飲

夜可怖李金吾當在

長安作金吾李嗣業也天寶十四載春作

勝地初相引

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徐行

得自娛見輕吹鳥毳

也言走見金吾骨輕似

吹鳥毛之輕疾也或謂此甫謙辭也按劉向而與處焉舟人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之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

數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隨意

數花鬚

絮取其不經意即事描寫如拂石吹

數所矩切計也默曰王逸少居山陰日凭欄

意下而數其鬚葉也細草稱偏坐

草闌珊而偏坐於細香醪懶再沾亦飲酒

懶再沽煩爾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漢制

金吾將軍主徽巡京師日酒懶再沽恐

飲而醉歸晚而犯金吾夜禁之令此所以戲

宴胡侍御書堂

秘監審同集歸字韻

日胡侍御書堂必在京南故詩云江湖春欲暮當是大曆三年三月作

江湖春欲暮牆宇日猶微閣閣書籍滿輕輕

花絮飛翰林名有素墨客與無違宋曰揚賦

籍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師曰指

言李尚書鄭秘監胡侍御皆翰林之手也末

句亦然今夜文星動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

書之秘 吾儕醉不歸宋曰左傳吾儕小人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

絕句篇一日同上

湖上林風相與清上作水殘樽下馬復同傾其

得當日之意○蘇曰此下馬印門曰殘樽可移

飲至夜分散明日述乎居汶上殘樽可移

乎遂醉酣揮鞭而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

去其真率如此趙典傳大儀鶴髮註白髮也

猶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之故當時有遮莫

亦稍有用之者杜詩父拚野鶴如雙鬢遮莫

鄰雞下五更李太白詩遮莫枝根長百丈不

如當代多還往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代

自簪纓元微之詩從茲罷馳驚遮莫寸陰斜

東坡詩芒鞋竹杖布行纏遮莫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造

字南畿好津亭在峽州即前詩所謂縣郭

都之後也故詩又云始知雲雨峽忽盡
下牢邊按唐志峽州本治下牢戍又有

夷陵縣有下牢鎮當
是大曆三年十月作

北斗三更席如何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

榭揮翰宿春天白髮須多酒明星惜此筵日

夜將盡而曉則明星行暗始知雲雨峽高唐

賦巫山之陽高立之岨朝為行雲暮為行雨忽盡下牢邊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日通泉

州當是寶應元年冬十一月公至通泉時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

是京華亭景臨山水村煙對浦沙狂歌遇形

勝得醉即為家日阮宣飄流往來人間居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日詩云江湖墮

作梁權道編在公安詩內然均不出大

曆三年秋王使君當是閑居邑中故云

漢主追韓信蒼生起謝安日漢主入關諸

韓信晉謝安高卧吾徒自飄泊世事各艱難

逆旅招邀近他鄉意緒寬日意一不才甘朽質

朱曰揚惲書材行高卧豈泥蟠蟠于泥揚子龍

所以自謙也

沈愛容霜鬢留歡卜夜闌其畫未卜其夜

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戎馬今何地古詩曰

戎馬遍鄉園猶在山在舊一江湖墮清月酌酌

任扶還曰但教長醉任自扶還家古詩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捷為郡與嘉州皆

捷為地也公以永泰元年五月去成都

六月

勝絕驚身老情忘數興奇破頭已對言

在之身則老情雖忘矣絕矣而驚見

促中堂樂任主人為無會次故座從歌妓密西京賦曰

音洛謂歡樂之事重碧拈春酒

也拈酒白樂天詩歲酒先拈辭不得然則

拈酒乃唐人語也朱曰曹子建輕紅擘荔

枝擘一作酌又作掌批亦風韻○山谷曰拈

曰李充聞中行云擘荔枝濕輕紅酌竹葉豐

深綠王愷見而奇之趙曰荔子雖有數種而

膜皆帶粉紅山谷在戎州詩云王公權家荔

子綠廖致平家綠荔枝試傾一盃重碧色快

杜詩十五

擘千顆輕紅肌送綠荔枝詩云誰能同此絕勝味唯有廖致平
東樓詩謂此詩也希曰唐志戎州有荔枝園樓高欲愁
思橫笛未休吹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批何夜宴崔十三

評事韋少府姪三首驚曰詩云峽險江

又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當是大曆二年在夔作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明一時今夕會批一

諸客然合今夕萬里故鄉情蘇曰梁里起故

星落黃姑渚蘇曰蜀記黃惠女下巫峽聞兒

號其地曰黃姑渚秋辭白帝城老人因酒病堅坐看

君傾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悠悠照邊塞陳曰

升素賢悄悄憶京華憶京華世事悄悄可憂

也清動盃中物蘇曰陶淵明詩天運高隨海

上查蘇曰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

二年一周天不眠瞻白兔蘇曰

緜月詩攢柯半玉蟾植叢映玉兔拾遺百過

記玄州之南以永精為月刻瑤為兔

落烏紗紗帽也

對月那無酒登樓况有江扶疎曲折聽歌

驚白鬢笑舞拓秋窻切手推物也各樽蟻漆

相續有泛齊浮蟻在上泛泛然曹子建七啓

盛以翠樽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沙鷗竝一雙盡憐君醉

倒更覺片心降片一作我心則降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鶴曰瑕丘本魯負瑕

邑漢屬山陽郡隋開皇十三年復置為魯郡唐復為兗州而瑕丘為兗上縣石門屬齊州此當是開元二十四年已後作兗與齊為隣至兗則至齊也

秋水清無底詩江月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掾

乘逸興也言其有所負荷趙曰題是與劉

法掾曹鞍馬去相尋荒林能吏逢聯璧法掾曹故鞍馬去相尋荒林能吏逢聯璧

行人以爲連壁華筵直一金註古人以一

鎰鎰爲一鎰也晚來橫吹好嗟也古今樂錄橫

吹胡樂也張翥自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

八解乘輿以爲武泓下亦龍吟無可取

宏切下深免宋曰馬融長笛賦近世雙笛從

聲相吹之聲相吹之

與鄂縣源大少府宴漢陂得寒字

鄂縣曰

屬京兆夏之有苞國也陂在其境梁道編在天寶十四載詩云瓜嚼水精寒乃是時方授河西尉

應為西陂好

陂在鄂縣西五里

金錢罄一食

蘇曰隋煬帝宮娃遊揚州見菱日罄錢一食其奢富如此

飯抄雲子白

批雲子終不可解○謂曰雲子指言菰米飯也師曰漢武內傳王母謂帝曰太上之藥乃

有風實瓜嚼水精寒無計迴船下空愁避酒

難勸酒無計避之耳主人情爛熳

如林賦曰相

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熳於前

持荅翠琅玕

玕喻主人

投我爛熳之情意厚而且重故我作此篇什以報之也或謂主人待我情意爛熳我持此詩當翠琅玕以荅之矣四愁詩美人贈我青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

舍弟宴書齋

此詩曰公至江陵已是春晚暮春宜正其時也當是大曆三年作

渥洼汗血種

漢武元鼎四年秋馬生渥

天馬下露朱汗沫流楮註大宛馬汗言汗從前肩髀出如血

天上麒麟兒

誌上徐陵年數歲家人携見

麒麟也又以此諸公也日才士得神秀

孫綽賦天

書齋間爾為

解必同字不可棟華晴雨好

之華宴兄弟之詩

綵服暮春宜

朱曰老萊子

語暮春者春服既成

朋酒日歡會

月朋酒斯

享兩樽曰朋

老夫今始知

此譏諸公

卓岐路荆棘人情炎涼老夫今日始知矣

夜宴左氏莊

吳越下第之後游齊趙此

詩云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謂因吳音而思其地也則是在游齊趙時作未

詳左氏莊在何郡舊次在過宋之問舊莊後則左氏莊亦在河南詩是天寶二

三載間作

風林纖月落

也古樂府兩頭纖月初生

衣露淨琴張

下言夜深也暗水流花逕春

星帶草堂

開曠景語檢書燒燭短使子弟讀書

或檢閱文字燒短燭爐則罷課夜常以看劍

引盃長

有云一作說看劍話偏長正使此句也

詩罷聞吳詠

吳音棹歌浩然有歸心即日命

駕歸扁舟意不忘

豪縱自然結趣蕭散

故有扁舟五湖之趣補先賢傳句踐滅吳

謂范蠡曰吳將與子分國而有之蠡曰君行

令臣行意乃乘扁舟浮五湖終不返

王十五前閣會

鶴曰詩云楚岸收新雨

虛俊味當是大曆元年春作公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情人來石上

鮑照曰

詩留釣鮮鱠出江中

鮑照曰鄰舍煩

待情人書札朱曰司馬相如傳札以書錄之薄小者時

者必公肩輿強老翁趙曰以荀輿病身虛俊

味趙曰以病不能食而虛其俊美之味藝苑

草萌註云此物煮為羹何幸飲兒童趙曰饋

及持之以歸燕

獨酌

鶴曰前篇云濁醪誰造汝一酌散

也濁醪

步屨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一作

行蟻上枯梨

趙曰前篇云濁醪誰造汝一酌散

也獨酌最無興味故以喻之薄劣慙真隱

曰隱有真有假杜淹之隱嵩山微求利得

此所謂仕塗之捷徑耳甫以薄劣而幽偏得

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趙曰今之所謂

得忘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

非惟命也物之儻來寄者也

獨酌成詩

是往鄜州迎家時作

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當

燈花何太喜

瑞應豈有是乎賈應曰有之夫目矚得酒食

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

酒獨酌而宜燈事大抵取喜事而已

正相親

得酒對燈花喜而獨酌醉裏從為客

融薦禰衡於武帝曰衡性與道合思若帝有神

謀身

儒道非可圖富貴昔被微官縛

公時為

萬乘出作萬乘與雪涕風悲鳴受詞劍閣道謁

帝蕭關城武在蜀之遠亦不知萬乘所出之

的所以雪涕悲鳴其忠義之情如此於是請

於玄宗受冊命於劍閣謁肅宗於靈武遂立

肅宗鶴武為隣時嚴武赴靈武行在故云

冥雲臺仗

昔日移天仗於雲臺也庾信哀江

南賦非無北闕之仗飄飄沙塞旌

復也江山少使者

笳鼓凝皇情顏延年窮遠凝聖情又笳鼓震

溟洲壯士血相視別賦曰江文通忠臣氣不平

指密論正觀體號曰正觀太宗年揮發

岐陽征宗理曰岐陽指鳳翔以親征也肅感激動四

夢弼曰爾雅釋地東至於祝栗謂之西至於邠

翻收二京曰按舊唐書至德初武杖策謁肅

宗行在房瑄薦為給事中已收長安西郊牛

酒再也一作至德三年十月車駕入長安十二月

上皇至自蜀時武任京兆尹調賦供給擊牛

壺漿塞陌原廟丹青明夢弼曰謂收京築宗廟也

遺也拾低頭愧野人何曰低頭言愧而不能仰

不仕十大夫多在駕過廬不問高下皆平揖

未嘗低折人目為後輩卧龍一日部使者謁

瞰少頃爭昭曰子卑賤如此如何不

深雲笑傲作此態豈不愧野人耶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十五



